



试论抗战时期我军对战争主动权的夺取

■徐 昊

引言
习主席强调,军事领域是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积极争取才能掌握先机和主动。战争主动权是军队在战争中的行动自由权,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抗战时期,从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坚持贯彻全面抗战路线,从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到发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从广泛建立抗日根据地到积极开辟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着眼夺取战争主动权,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为全民族的持久抗战和最后胜利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领导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占据主动,力避被动

毛泽东同志着眼抗日战争全局,深入阐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特殊战略地位及其战略问题,把通常只是正规战争辅助形式的游击战争提到战略高度去认识、去组织,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战略上的创举。这种战略方针的实施,使我军能够在敌占区广泛开展游击活动,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逐渐掌握战争主动权。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在长期奋斗中,游击队和游击战争应不停止于原来的地位,而向高级阶段发展,逐渐地变为正规军和正规战争……我们将经过游击战争,积蓄力量,把自己造成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決定因素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成为我军主要的抗日作战形式。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6个具体战略问题,即: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和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他指出:“这六项,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等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及时而大胆地深入敌后,先建立山区根据地,接着再

发展平原地区,迅速完成战略展开,开辟了华北、华中等敌后战场。全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针对日军调整策略,将其主要兵力用以对付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企图,中共中央适时制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战略方针。华北八路军主力大规模深入冀鲁豫平原,形成山区和平原根据地互相支持的局面;华中新四军东进北上,进一步打开华中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华南各抗日游击队开辟华南敌后战场,使抗日游击战争得到进一步扩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不仅重塑了抗日战争的战场态势,变敌人的后方为前线,而且形成了敌后战场独当一面的战略格局,我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牢牢掌握着战争主动权,并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

采取灵活多变的游击战争战术,以己之长,击敌之短

“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为此,我党领导人民军队着眼战争特点和发展情况开展游击战争,掌握战争主动权。抗日游击战争的作战指导方针、原则和方法即战略战术,其基本精神就是要通过战役战斗的积极进攻来寻找并掌握游击战争主动权。游击战争不同于正规战争,其特有的任务要求决定其作战方式多种多样,战术也必然灵活多变,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变被动为主动,变劣势为优势,贯彻积极、主动、灵活的思想。朱德同志在接受史沫特莱等中外记者采访时阐述:“在战略上,我们打的是持久战,消耗敌人的战斗力量和补给。在战术上,我们打的

是速决战。因为我们在军事上比敌人弱,我们永远避免阵地战,而混合使用运动战和游击战,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我们发展游击战,扰乱、吸引、分散和消耗敌人。”基于游击战术思想的指导,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了一整套适合自身特点的战法体系。通过灵活的游击战术,我军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使敌人疲于奔命,难以捕捉人民军队行动规律。

“敌进我进”“翻边战术”“把敌人挤出去”等,都是灵活运用战术夺取主动权的典范。“敌进我进”战术,是刘伯承同志等从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中总结得来,强调要以积极防御打破强敌之“扫荡”和进攻,变被动为主动,即敢于脱离后方,向敌后进击,以便掌握选择作战方向、战场和时机的主动权,以进攻粉碎敌之进攻。抗日战争中,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组织和派遣大批小部队向敌后挺进,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很快扭转了反“扫荡”、反“蚕食”的被动局面,再次巩固了根据地。“翻边战术”是罗荣桓同志在率领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依据历次对敌斗争的经验,根据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创造性地提出“敌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的战术方针。“把敌人挤出去”则是晋绥军区部队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创新的游击战术战法,据此发起进攻敌据点的战斗,大幅缩小了敌占区、扩大了解放区,振奋了民心士气。通过不断夺取战术乃至战役层面的主动权,八路军、新四军在游击战中逐步积累优势,最终将这种局部的主动权转化为战略主动权。在抗日战争初期,游击队主要进行小规模袭扰作战,但随着不断取得胜利,力量逐渐壮大,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破袭战、攻坚战,如百团大战。这些行动不仅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战略态势,为全面反攻创造了条件。

依靠人民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主动出击,消灭敌人

抗日游击战争不仅是一种战争样式,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动员群众、依靠群众、坚持抗战的重要组织形式。其

基本特点是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密切结合,游击战争的流动性与广泛的人民性相互结合,将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深厚战争潜力充分发挥出来,这是夺取战场主动权的根本保障。依靠人民群众开辟敌后战场,实质上是我军在战略防御中向日军实施的带战略性的“反进攻”,把敌人的后方变成抗日的前线,把敌之战略包围为我之战略反包围,形成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这种独特的战争格局,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极大地削弱了日军的作战能力,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赢得战争主动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通过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为主动作战提供战略支撑。抗日根据地不仅是游击队的战略基地,更是主动出击的重要依托。如晋察冀、晋冀鲁豫边区通过精兵简政、发展生产,建立了较为巩固的根据地,使游击队能够依托根据地进行有计划的主动作战。通过动员和组织群众,使每一个村庄都成为打击敌人的堡垒。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广泛参与抗战,在一些战斗中,群众协助游击队搬运武器、弹药,救护伤员,甚至直接拿起武器与日军作战。在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战法中,群众与游击队紧密配合,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进行战斗和隐蔽,沉痛打击日本侵略者。这种全民皆兵的态势极大地限制了日军的行动自由,为游击队创造了更多主动作战的机会。

编 后

抗战时期我军夺取战争主动权的鲜活实践告诉我们:主动权的夺取须从“知己知彼”的实践出发,因时而变、因势而动;战术创新是夺取主动权的关键,要持续创新作战样式;人民战争是制胜根本,必须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军事主动权转化需要体系支撑,要构建信息化智能化无人化的全域作战体系。通过紧跟世界新军事革命和战争形态演变大势,深化战争和作战筹划研究,掌握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特点规律,实现从“战场适应者”到“战场塑造者”的转变,持续提升打赢能力,从而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

善于运用“加减乘除”法则

■杨 磊

挑灯看剑

当前,随着先进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战争形态加速向智能化演变,未来作战呈现维度广、进程快、体系全等特点。制胜未来战场,一定要掌握作战客观规律,善于运用“加减乘除”法则,系统推进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型升级,使作战体系迸发出新的结构力、组织力和杀伤力。

“加”出战力优势,锻造聚优释能的作战力量。未来战场,制胜关键在于用好科技赋能。借助智能化、无人化、网络化等先进技术,为战斗力注入活跃因子并形成力量聚合优势,实现从“不能”到“能”、从“有”到“强”的质变,寻求战斗力新的增长极。要以先进技术迭代为契机,推动新城新质作战力量与传统作战力量深度融合,在域对抗、强电磁干扰等极限条件下,验证作战效能,通过技术突破、战法创新、体系集成的叠加效应,锻造聚优释能、一击制胜的作战力量优势。

“减”出体系锋芒,构建精干高效的作战编成。胜战之道,贵在精准高效。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进技术不断发展,为作战体系“瘦身强体”提供了可能。要以作战任务为牵引、以作战效能标尺,将各作战要素按功能模块化重组和配置,形成相对独立、即插即用、动态适配的作战单元,使作战编组更具科学性与灵活性。在不同的作战场景

下,得益于模块集成,作战编组可精简冗余环节和低效单元,提升机动部署能力,确保作战体系反应精准敏捷、行动顺畅高效。

“乘”以协同之力,释放要素融合的涌现效应。未来作战是全领域、全系统、全要素的体系对抗,稳定高效的作战体系是战争制胜的基础支撑。这不仅需要作战体系内各作战要素完备,更需要各要素通过深度合作与智能交互,实现功能耦合和效能叠加,达成1+1>2的效果。因此,要进一步夯实现体系支撑和技术基础,构建覆盖全域、弹性强韧、深度较链的作战体系,确保涵盖“侦—控—打—评—保”各个环节,实现陆、海、空、天、电、网等各领域作战力量的无缝链接与即时响应,确保达成更加直接的战场信息交互、态势情报共享、行动协同与作战支援,产生强大体系优势。

“除”去阻力障碍,实施精准高效的体系破击。未来作战,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时间要素不断升值,作战重心向“体系瘫痪”嬗变,更加追求“以快吃慢”的体系破击。要依托互联网、物联网、移动通信网等,形成一体化、通用化的军事通信网络,缩短信息流转时间,破除战场“迷雾”与障碍,支撑提升战场态势同步认知、指挥决策快速响应、分布协同智能自主等能力,通过对敌作战体系短板弱项的快速分析研判,主动塑造“窗口优势”,快敌一秒发现,快敌一步行动,对敌体系要害支点实施精准打击,有效摧毁敌作战体系、降低敌体系运转效率。

谈兵论道

战争实践表明,无人机已成为空袭能力泛化的实现者、空防对抗规则的重塑者、战争形态演变的撬动者,并强制改变现代防空作战的任务和重心。为此,应紧跟战争形态演变,透过无人机作战运用的深刻变化,认清地面防空作战的形势挑战,探究地面防空作战因变制变之道。

无人空袭作战渐露锋芒

近年来,无人机在现代战场上的任务角色、任务类型、力量运用和作战样式正在急剧发生变化,无人空袭作战已经频繁登上战争舞台。

无人机任务角色正由配角向主角转变。当前,无人机在军事科技和作战需求双重引擎推动下,发展迅猛,投入战场的类型和数量已超过有人固定翼飞机、直升机、精确制导弹药等其他空袭兵器。从最新局部战争实践看,作战双方被摧毁的无人机已经是有人机的数十倍。而且,空袭力量的构成正由传统的有人机为主向有人无人协同过渡,且必将走向无人智能为主的时代。

无人机任务类型正由单一向多样转变。从当前无人机作战运用来看,其任务范围正从早期的侦察、监视、情报任务为主,向侦察监视、引导打击、察打一体、自杀攻击、电子干扰等多样化任务全面扩展。无人机的攻击目标,已覆

盖前方后方、人员平台、战略战术等多种类型目标。

无人机力量运用正由大中为主向小微为主转变。随着战场需求的爆发式增长和民用消费级无人机市场的几何级膨胀,微型无人机的数量优势、成本优势、灵活优势愈发彰显,以微型无人机为主,多种型号无人机高低搭配的运用方式日渐成熟。

地面防空形势加速变化

空袭兵器和作战样式的变化牵引着防空作战的变革,无人机在现代战场的运用促使地面防空形势加速变化,防空与反无的关系引起人们的深刻思考。低空制权的重要性使地面防空地位更加凸显。无人机特别是微型无人机具有技术门槛低、消耗成本低等特点,在战场运用已出现泛化趋势,使得低空超低空成为空防对抗的重要空间。战场低空制权在整个制空权中的分量正在急剧上升,已然成为赢得战争的重要因素。传统进攻性制空理论在低空制权方面受到极大挑战,需要通过地面防空来夺取低空制权。

地面防空作战任务急需向防空反无拓展延伸。地面防空要扛起夺取低空制权的重任,必然要在应对有人机、精确制导弹药等威胁的基础上,向应对各类无人机,尤其是微型无人机、无人机“蜂群”拓展延伸。防空任务向防空反无拓展,不是排斥现有防空任务,而是防空作战理念、方式、手段应当适应反无人机作战特点和需求,有针对性

群策集

大雁作为极具团队协作精神的候鸟,在迁徙过程中展现出高度有序的组织模式和良好的协同能力。它们以特定队形飞行,通过相互配合节省体力、保障安全,完成漫长迁徙之旅。这种迁徙模式蕴含着大自然赋予的生存智慧,与现代作战协同在诸多方面存在相似之处,深入研究大雁迁徙模式,能为优化现代作战协同提供新的思路 and 启示。

协同架构散布。大雁在迁徙时,通常会形成“人”字形或“一”字形的梯队。位于队伍前端的头雁,凭借丰富经验领航,掌控飞行方向与节奏。而紧跟其后的大雁则依次排列,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种梯队模式并非完全依赖头雁,每只大雁都在遵循整体飞行规则的基础上,根据自身位置和周围环境,自主适度调整飞行姿态,以保持队伍稳定性和协调性。这类类似于现代作战协同中的分布式架构。现代作战中,行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加,各作战单元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被赋予更多自主权,能够依据战场实时态势、自身任务需求以及与友邻单位的协同关系,自主作出战术决策,灵活调整行动方案,从而提升整个作战行动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确保在复杂环境下仍能高效推进。

信息交互互联互通。大雁在飞行过程中,通过发出各种鸣声进行信息传递与沟通。这些鸣声包含了诸如调整队形、发现危险等丰富信息,使得每只大雁都能及时了解队伍的整体情况和周边环境变化,进而作出相应反应。它们之间的这种信息交互,构建了一个广泛联通的信息网络,确保整个雁群在迁徙过程中的协同一致。在现代作战协同中,信息的快速、准确传递至关重要。各类先进通信技术和设备成为作战行动中的“鸣声”,实现了作战单元之间、作战单元与指挥中心之间的广泛联通。多样化通信手段确保了战场情报、指挥指令、实时态势等信息能够在各个节点之间高效流转。各作战单元借助这些通信手段,如同大雁通过鸣声沟通一样,及时共享信息,协同调整行动。无论是陆、海、空、天、电、网各作战领域之间,还是同一领域内不同作战平台之间,都能通过强大信息交互能力,实现紧密协同配合,形成作战合力。

任务协作强适应。大雁在迁徙途中,头雁由于承受着最大的飞行阻力,体力消耗较快,当它感到疲惫时,会有其他大雁主动接替其领航位置。这种动态的角色转换和补位机制,确保雁群始终保持稳定飞行速度和方向,提高了整个迁徙过程的效率 and 安全性。同时,当雁群遭遇外界干扰,如恶劣天气或猛禽袭击时,大雁能够迅速作出反应,重新调整队形和分工,以适应变化的环境。现代作战协同同样需要这种动态补位和强适应能力。战场上,作战任务的性质、目标和环境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各作战单元之间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任务分工和协作方式。当某一作战单元因受损、任务变更等原因

无法继续执行原任务时,其他具备相应能力的单元要能够迅速补位,接替其任务,确保作战行动的连续性。此外,面对敌方攻击、自然环境突变等复杂情况,整个作战协同体系能够快速进行适应性调整,重新规划作战任务和协同方式,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战场态势,始终保持作战行动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协同一致稳节奏。大雁在迁徙时,整个编队以相对稳定的节奏飞行。它们根据自身体力、气候条件以及目的地距离等因素,合理调整飞行速度和休息时间,确保在长途迁徙中保持良好状态。这种稳定的行动节奏,有助于提高飞行效率,减少能量消耗,同时也增强了整个雁群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在现代作战协同中,行动节奏的把握同样关键。作战行动需要在不同作战阶段、作战任务以及作战单元之间,保持协调一致的行动节奏。从作战计划的制订到具体行动的执行,都要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合理安排行动的速度、强度和间歇。过快的行动节奏可能导致作战力量过度消耗、协同失调,而过慢的节奏则可能贻误战机。因此,要像大雁编队飞行一样,根据战场态势、作战目标以及各作战单元实际情况,精准把握行动节奏,确保作战协同既高效又稳健地推进,实现作战效能最大化。